



Time After Time

时间告诉你

策划本刊编辑部 执行 陈思蒙

艾敬，1969年9月生于沈阳。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最著名的民谣女歌手，其代表作《我的1997》火爆一时，不仅在国内，甚至在日本、东南亚一带都广为传唱。2000年前后，她师从著名艺术家张晓刚开始学习绘画，并把创作重心转移到绘画艺术上来。2002年，艾敬成立自己的工作室，2007年开始以视觉艺术家的身份参与国内外重要的艺术展览。2012年，她的“I LOVE AIJING·艾敬综合艺术展”在国家博物馆拉开帷幕，受到国内外众多艺术评论家的推介。她的代表歌曲还有《流浪的燕子》、《艳粉街的故事》、《Made in China》等。

深蓝色羊毛上装 Celine

她因为一首跟时间相关的歌曲而广为人知，又因为时间的指引而跨入绘画艺术的河流。她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其实不论唱歌还是画画，她要表达的主题始终都只有两个字——时、空。时间自会亮出一切真相；时间也会把该留下的留下——时间里有爱，也有艾敬。

从走过近一个世纪的老人，到正处于创造力旺盛期的艺术家，不同年龄的人面对时间，都有截然不同的感悟和思考。或许正如博尔赫斯在他的《交叉小径的花园》里为我们营造的那个时间迷宫一样，我们所有人都身在其中，穷尽一生去寻找各自的出口。所以96岁的王琦老爷子会笑着反问我们：“时间有啥子好说的嘛？”大概他是真的参透了其中真相：时间之外的一切，或许只是多余的忧愁。



本页 艾敬和她的作品
《枪炮与玫瑰》。
白色毛衣 Phillip Lim

时光有“艾”

好久不见，艾敬走进来那一刻还是很对范儿。她是比20年前那个抱吉他唱歌的女孩成熟了，但这张脸、这个身体却更加美丽。她说：“接受这个采访我犹豫了很久，因为我现在特别怕被占用——时间。”如今，这把嗓子中安静的成分占了上风：“但最后决定接受也是因为你们的主题——时间。”

“时间”这个词对艾敬的意义很具体。她最被大众喜爱和传唱的一首歌就带着非常明显的时间标记——《我的1997》，虽然这张专辑发行时距离“1997”还有5年之久，但因为同年一位老人在南海边画下的那个圈，人们那种喷薄欲出的自由心声恰恰好就在艾敬的歌词里找到了共鸣。“只有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才知道‘1997’对我们的意义。具体看来它似乎只是在说香港回归，实际上它象征着一种更开放、更自由的生活模式。在那一年我去唱‘1997’，也正是唱出了一种时代的改革之音。”从此开始，伴随着鲜花与掌声的音乐大道在她脚下展开，但体内流着一半满族人血液的她却像只流浪的燕子般开始辗转于世界，以不疾不徐的步子保持着2年一张专辑的速度，直到新世纪前夕决定淡出音乐圈，师从张晓刚专心学习绘画。“我刚开始跟张晓刚学画时，当代艺术在国内还没那么热，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老师之后会成为如此有代表性的人物，我甚至都没想过画其实是可以售卖的。”为什么要从音乐转学绘画？艾敬的回答沉郁坚定得如同海底一粒沙：“因为音乐已经不能满足我精神的表达。”转行前，艾敬的第四张个人专辑《Made in China》因为歌词未通过审查而无法在国内发行。“那我想，如果说歌词、语言还是会引起误解的话，那脱离于语言的视觉表达应该是更自由的吧？”

沉下来绘画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她最著名的系列是关于“爱”，但她却笃定说自己不论音乐还是绘画，创作的主题永远只有两个：时间、空间。“时间决定了一切，它决定了你的记忆、情感、事件。像我唱《艳粉街的故事》，其实歌词中的时间表达也是很清楚的，就是我的童年时代，很多人有共鸣就是因为他们也经历了那个时代，这首歌能把他们带回去那段时间里。”但作为艺术家，对时间的表达又必须有一种能提炼集体记忆的能力，譬如艾敬唱的艳粉街并不只是关于她住的那一条街，众多住在中国大小街道上的人们都可以从这首歌里找到他们各自的切肤之感，找到他们各自的那条街道，“这才是艺术的力量！”至于绘画，那更是时间的女儿。“它需要倾注的时间你都不能细想。”她打量了一下四周环绕的画板，已经五六个月时间了，它们仍处于进行时。“它们就像树，每天必须层层浇水，然后剩下等待，急也急不来。”她指给我看画架上那些色彩缤纷的半成品，层层累积的油彩上重复写着无数个“Love”：“这是我第一个系列‘I Love Color’里的作品，但实际上画到现在，色彩都变成了表象，它剩下来的全是时间，渗入它内里的、核心的、思想的，也全都是时间。”

“时间能把很多真相都露出来。”她如是说。所以在香港回归十周年时她又创作了一首《我的1997和2007》，十数年的时光横亘中央，两相对照，时间又在艾敬身上发生了什么呢？每当问到这个词，她都会停顿一下，然后开始搜索：“其实一直以来，时间对我来说都是既模糊又清晰的。它就像一幅画，有时候只是想用很多模糊去烘托一个重点。时间也这样，当你回头去看它时，很多事情的记忆都是混沌的，但又有一些具体而微的时刻会异常清晰，特别鲜活。”譬如童年指甲花的淡淡粉香，譬如轻靠外婆肩头柔软安心的温度……很多时候，让我们难忘的不是经历了什么事，而是这类在事后才注意到的小细节。去年，她出了一本跟她在国博的个展同名的书《I LOVE AIJING》。在这本书里，她对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大事记，清晰地梳理了每个时间段里值得记忆的事情。“其中很多记录都是只有我自己知道的，我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而很多其他的东西，甚至是许多别人认为还挺重要的事，都被自动忽略了。这其实也是一个时间的筛选过程。”时间不仅亮出真相，也会帮你大浪淘沙，排除虚妄的，只留下真的价值。

就像时间让现在的她越来越简练，思维更清晰，也更多理性。何以见得？还是时间。“《我的1997》原始版有7分多钟长，那时候我不管这些，觉得有那么多要倾吐的，哪怕是用倒豆子似的不断重复旋律与歌词，像个长镜头似的绵绵不断绝。但到了《我的1997和2007》时，我一开头就先想好了，这首歌不能超过4分钟，要先有铺陈，然后副歌，中间还要段独白……我都要在纸上先写好草稿。现在的我希望让别人能在最适宜的时间内接受到我的信息，在刚刚好的刻度上看到我想表达的全貌，这就够了，而另一些东西就不必要再去描述。”这也可以说为一种在运用时间上的张弛有度：“就像把自己变成一根橡皮筋，来与时间角力，抓住它的缝隙，有张亦有弛。我自己总是在抢时间，常常非常疲惫，但能跟时间较量，这种过瘾概莫能比。”

长时间过着快节奏生活的艾敬说自己也很期待老年时光，常会想象60岁的自己坐在湖边钓鱼，“应该还挺美的吧？”而现在，“我要抢在自己体力、精力和创作激情都还很充沛的时候更多地去工作、去创造，去完成自己的愿望和梦想。”在这样的年纪，她还会给自己定下计划，期待在一生的时间里能完成尽量多，“然后就能去过一种慢生活了。”但有时她又异常清醒地意识到，这场与时间的角力可能不是她叫停就能停的，“似乎任何一个艺术家只要还活着，他的创作就都是停止不了的，是这样吧？”

所以她说那还不如在时间里去坚持自己所爱：“如果你热爱家庭，就坚持你对家庭的爱，到最后你会拥有一个美丽的家，滋养了两个孩子一个家庭，这也是时间中的收获，是跟热爱工作、热爱艺术、热爱创作的人都一样的收获与成就。这就是时间给予我们最公平的结果。”